

全唐文

全唐文

全唐文

錢仲聯署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全唐文/ (清) 董誥等編; 孫映逵等點校.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2. 12

ISBN 7-5440-2489-X

I. 全… II. ①董…②孫… III. 古籍-中國-
唐代 IV. Z424. 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2) 第 107073 號

責任編輯	宋金龍
復 審	王宇鴻
終 審	任兆文
裝幀設計	侯雲峰
版式設計	宋金龍
印裝監制	賈永勝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
(太原市迎澤園小區 2 號樓)

山西新華印業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448.5
字數: 13046 千字 印數: 1—3 000 冊

ISBN 7-5440-2489-X
G·2211 定價: 1280.00 元

作者索引

說 明

- 一、本索引收錄《全唐文》、《唐文拾遺》、《唐文續拾》的全部作者名姓。索引內《唐文拾遺》簡稱為“拾”，《唐文續拾》簡稱為“續”。
- 二、以作者姓名第一字的四角號碼為序排列，第一字相同者則以第二字的上兩角號碼為序。
- 三、作者名稱之後數碼為卷數。

（說明：本索引經山西省圖書館楊建國審校）

全唐文卷九五

張耀

井賦以「清汲遇時美」爲韻。

原夫井之爲德，以不變而居貞。既成形於方載，亦列象於圓清。潤下之功，爰修之於六府；習坎之義，則配之於五行。惟斯井之肇作，實伯益之所營。爾乃玉甃爰起，銀牀斯立。窺尋丈以惟深，覘清泉之始及。青梧下映，泛桂葉以搖揚；素綆高懸，弄銀瓶之出入。光洞徹而緣止，影飛翻而爲汲。且其盥之取新，潔之去故。體清通之惟審，知應物而無忤。居上善而且平，挹清規而可遇。庶乎鸞鏡煒煌而可比，鳳池皎潔而爲喻。別有前臨紫殿，俯映丹墀。上棟下宇，綉栢文楣。意者豈非至尊，尚恬澹而取諸動，善時而已哉！懿夫粉署清華，飛禽載止。對仙郎之章奏，近尚書之劍履。竊自羞嫫母之陋姿，鑒清瀾之眩美。

張文

氣賦

若夫氣之爲物也，寥廓無象，沖虛自然。激混混而爲地，蔚蒼蒼而稱天。其下降也，日月星辰著矣；其上騰也，山河樹木生焉。虹樓隱於雲際，蜃閣浮於海邊。聖人遇之而爲主，道士餐之而得仙。紛蓋松而吐霧，擁鐘柏而生煙。若乃變化千體，包含萬類。結慶呈祥，敷榮表瑞。翳春榮而綺靡，籠秋壑而枯顛。噴朝霞而共丹，騰晚靄而孤翠。觸途無限，遇物相因。扶心體而爲命，運手足而爲身。九關用而殞魄，六腑通而谷神。朦朧虎岫，掩暖龍津。重輝贊於太子，五色彰於異人。出春陵而表貶，度函關而浮真。既靠微以奮蔚，復蕭索而輪囷。象圓光於淺暉，搖碎影於微塵。爾其橐籥無窮，埴鏡異態。乍舒乍卷，如顯如晦。罕養懸匏，虛驚衆籟。或散漫而成羅綺，或昭彰而爲黼黻。昏曉樹而沉沉，暮遙峰而靄靄。至若噓精吸液，含風吐雲。拂鮑肆而均臭，凝麝裊而共芬。和妝臺之艷粉，雜舞閣之輕裙。汎蘇舉而鬱郁，襲桃徑之氛

風。有色可見，無聲可聞。助鷺杯之桂馥，添鳳俎之蘭薰。聆鑾難名，睚眦不測。隨致動靜，與時消息。聚散無定，盈虧獨全。其纖也入於有象，其大也出於無邊。憑太虛而作宅，終造化而爲年。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前。惟恍惟惚，玄之又玄。吾不知其誰氏之子，象帝之先。

張曙

對襲代封逃判

丁長，當襲代封，逃。主司以有兄，不錄其弟。

先王有作，班氏叙其家風，遠代無違，韋孟陳其祖德。是知本校可重，宗業難輕。丁胄望素高，勳庸夙著，金柯玉葉，冠蓋之望攸崇；青社白茅，諸侯之業斯大。上林春至，花萼均芳；下澤秋歸，鴻雁齊列。既而風枝不靜，星珣屢移。何劭承家，泫然流涕；桓玄襲爵，悲不自勝。苟懷揖讓之風，遂有遁逃之迹。昔延陵去國，令範猶存；太伯辭周，遺芳未泯。必若情深讓弟，義等脫身。請封韋氏之次男，無虧太伯之高節。

張憑

對貢人帖經判

漳浦郡貢人景，帖策不通。所由將坐。郡守云：未成分，仰處分。

唯賢是舉，慎擇爲先。明試以言，得失斯在。惟景策名歲貢，待扣禮闈，將登甲乙之科，翻速主君之戾。何則帖茲學圃，既謝專經；策以詞林，仍非善中？遂使仙臺清鏡，徒訝於才難；幽谷遷鶯，空悲於歲晚。顧惟州將，豈曰能官？據條雖未成分，於是恐非公薦。景當冒貢，請用遠郊之禮；守舉非才，宜從削地之罰。

對屯田不開渠判

甲當屯於戊己校尉故地，乙告其常行厭勝之術。御史按云：唯使丁開渠播種，不伏科罪。富國強兵，允資重種；闢土殖穀，必俟良農。雖云因地之利，無爽

用天之道。惟甲克勤稼穡，受任軍屯，候正歲之布和，乃宜乃理；及王瓜之生夏，或錢或鎔，遂使其茨如梁，必周戊己之地；其比如櫛，不忝京坻之詩。眷此屯功，宜蒙上賞。誰聞興利之舉，翻招厭勝之訟？然而六甲紀則，剛柔異體；五行統歲，懷厭分區。苟獲賴於柔嘉，固無嫌於法術。況丁也爲役，職此開渠，雖決泄之誠勞，豈倉黃而妄告？仰稽古訓，甲則無辜；旁酌人情，乙宜致詰。必若事非政要，術異農祥。請遵持斧之繩，勿恕薄言之訴。

張璠

對田中有樹判

乙有樹於田中，里人讓之。稱：在疆場。

國有讓訓，人唯定居。非周封之井疆，異秦制之阡陌。乙有嘉樹，森乎甫田，上含煙嵐，下潤溝洫。擢本抽幹，豈彭澤之五柳？負陰向陽，等江陵之千橘。此乃是地良美，繇條草木。有滋稼穡，看施疆野之勞；益我公私，見滿如坻之積。縱使群木聳秀，何妨百穀用成。今則不廢蓀蕞，況乎實在疆場。里人之讓，未知相土之宜；司寇之局，須真贖金之名。

張淵（疑）

對驢讎判

月晦，所司闕堂贈之禮。

景家非綿上，室異廐焚。初聞問馬之辭，旋至歌龍之斃。將救餘燼，味元瑜之舊林；言妨遺煨，異僖父之前室。望人矜茲逝者，歌彼蕩乎。亦既聚財，更其所傷。弔生以禮，因不違於贈贈；哀死及屍，亦何儀於贖物？誠以魯策，求之宋妻。丘既吾無間然，預今得爲義矣。

張德昇

聲賦

夫禮樂相成，人之有生。物歸乎理，感在乎聲。聲之所起，其應多

矣。既聞鄭以戒荒，亦稱《韶》於盡美。至若《詩》陳鐘鼓，《禮》奏笙簧。音懷律呂，韵合宮商。或嫺嫺而如絕，或窈窕而復揚。將曲盡而逾妙，遇風吹而更長。潛鱗競躍，儀鳳來翔。嘉此聲之可貴，樂吾君之奉常。則有思婦傷離，芳年屢換。纖素寒早，調砧夜半。埤鳴鶴而初合，砌吟蛩而正亂。何此聲之可悲，使空閨之浩嘆。況復金徽遠奏，（一作「金微遠奏」）玉律窮秋。陰風烈烈，邊樹修修。聽胡笳之互動，看隴水之分流。何此聲之可怨，使征客之含愁。亦有遁世無悶，閑居棲託。坐嘯竹林，忘形菌（一作「苔」）閣。憐宿鳥之喧數，愛飛泉而噴壑。何此聲之獨殊，使幽人之爲樂。夫意存則言發，言發則聲來。順之則喜，逆之則哀。是以文君聽琴而悅矣，子期聞笛而悲哉。何悲歡之易感，使衆人之難裁。客有吟者，潸然下淚。吾將不言，安知所謂。退失路而流落，進無媒而自致。思巫峽之猿啼，聞洞庭之葉墜。《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儻知音之見許，期厚德而相酬。

張時敏

登鳳凰臺賦

客有憑崇高，吹玉簫。挾飛仙兮游遨。嘗訪於丹丘之阿，附鳳翼而飄飄。一日過昇州，躡層樓。望三山，豁雙眸。乃見其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爰有崇臺，中焉而處。其高也莫窺幾仞，其廣也不知幾許。上有琳琅之罕，翰林兮參穹窿；下有堅貞之璞，繁繁兮鎮后土。左雨華兮爲之翼，右烏臺兮爲之輔。銅雀雖高兮焉可與之侔，龍虎何壯兮莫能與之伍。百靈見之而辟易，六丁守之而呵護。此其爲金陵帝王之地，風凰來集之所也。維時煙銷霧斂，晴旭初升。萬象森列，衆露畢呈。長江靜其如練，天籟寂其不鳴。方將振塵躡，陟崔嵬。舒王管，據崇臺。訪謫仙之遺咏，拂龍之舊苔。歎鳳凰之已去，徒撫掌而徘徊。嗚呼噫嘻！想靈物之離離兮，羌太和而出世。苟或遇之非時兮，又奚足以稱瑞。昔虞姬之繼作兮，胡來儀而鳴岐。表雍熙於一代兮，斯爲瑞也固宜。偉茲臺之致祥兮，益太和而闢翕。下必有其丹泉兮，上必具夫玉食。地博厚而鍾靈兮，水甘馨而泌汨。顧葳蕤而來翔兮，續五彩而翼翼。覽德輝而一鳴兮，應元嘉之寶曆。宜茲臺之擅美兮，歷千祀而不易。今也不往，終

焉悒悒。於是攀鳳樓，涉丹池。追故迹，訪前知。盼遺踪其忽恍，眩寒
璞而煙羣。景不可乎復得，益感歎而忘歸。客乃脫帽解襟，獨倚臺檻。
縱舒玉吹，聲凌太清。聲未既，碧穹如洗。俄而有仙子。駕彩鳳於雲
衢，下斯臺而暫止。客視而驚。悚然懼，矍然興。屏氣斂容，稽首稱
臣。踞階前詣，請問其因。仙曰：「方今天命以仁，文運一新。制禮作
樂，多士彬彬。立廟堂者，乃瑞時之丹鳳；居翰苑者，乃表祥之白麟。
雖高蹈而遠舉，亦微用而超伸。際雲龍於風虎，總附翼而攀鱗。故其進
也，優游乎巖廊之上；其退也，笑傲於山澤之濱。惟聲和而氣和，俾嘉
瑞之畢臻。吾天帝之孫，文昌之賓。觀子之登崇高，吹玉簫，振嫋嫋之
清聲，協嘒嘒之和音。律高而調婉，克享於天心。吾其駕鳳以征，達聰
以聽，進汝為席上之珍，登汝為天府之琛。」客聞其語，領然而悟。敬
再拜而稱謝，仙子携客跨鳳而去。

張處信

對折獄之理

問：大道未隱，教而不誅，比屋可封，畫象無犯。是知金科玉條，
不制淳厚之俗；嚴刑峻法，定施交喪之年。皇家化軼無為，德高遠古，
弃叢棘而去嘉石，投丹筆以廢黃沙。願言此道，則防萌之術無奇，苟違
斯理，則削觚之化闕如。且齊國遺冠，楚人封府，肆眚之制，無復前
聞。欲損多幸之心，便復作解之義。用舍之要，咸宜具舉。若其法術之
興，非無首唱；律令之起，固有厥先。何王絕鋸鑕之科？何帝易肌膚之
痛？方知折獄之理，宜詳先代之規，幸可鑒陳故實，無為毛舉而已。
封：五材遞用，前聖因而設刑，四象代興，往賢則而為治。所以明
弼五教，敬成三德，為安上之鞭策，作御下之隄防。粉黛帝猷，脂澤王
化，故軒皇六禁，設言而不違；媯帝三居，畫象而無犯。既而末代多
僻，亂政滋章，網密凝脂，文深刺骨，威逾夏日，苦烈秋荼。或酷甚棄
灰，或刑深盜土。遂使棘林之下，鬼哭呈祔；函谷之前，冤魂表沴。雖
漢文易肌膚之痛，孝景減鞭扑之科，竟未革弊除煩，焉能救焚拯溺？方
今膺期千載，保業重光，表至德以泣辜，布深仁於解網。敬刑若祭，重
獄如傷，誠宜削季葉之慘科，襲至安之有美，自可駕三皇而駢五帝，超

千古而籠萬方。欲廢彼黃沙，赦茲丹筆，眷言斯理，蒙竊感焉。何者？
德刑遞施，寬猛相濟。是知明君至義，不獨任於詩書；哲後欽明，豈專
行於禮樂？此乃殺以止殺，刑期無刑，綿絕代而不渝，邁終古而無替。
愚謂擯蒼鷹之酷吏，弃乳虎之屠伯，然後舉皋陶而作士，命隨會以守
官，則內盜自奔，不仁斯遠。自然防萌之術無闕，削觚之化有餘。豈止
封府之赦不施，遺冠之有無設？用捨之義，夫何足疑？且律之興，其來
尚矣。蓋三光列景，法星麗於天文；五位成形，習坎彰於《易》象。爰
泊貳負，初沿維繫之科；降及四凶，始受殛流之罰。及庭堅翼舜，獄律
遂此陶情；蕭相主劉，甲令於焉刻意。至如鋸鑕之絕，班固書而可知；
肉刑之興，孫卿論而已備。謹對。

〔一〕自「問」至「已」一百七十八字，據《英華》四九七增。

張懷道

對坐大夫贊喪姊不除服判

諫議大夫廖貞坐黜，疾用大夫贊。又俞仲喪姊不除服。

位列千官，藻火陳輕重之制；禮明五服，麻絰分喪紀之儀。苟失其
中，章程是紊。廖貞門承累葉，坐登朝散之榮；俞仲痛切連枝，行招墨
綬之間。潘仁之遭譴累，將復位而無階；子路之寡兄弟，欲除喪而未
忍。與其易而寧戚，稍越周公之經；當其疾而未遑，猶卧大夫之贊。下
烏臺而遽糾，如申避馬之威；舉丹筆以緩刑，似得求羊之術。與奪合
理，法有固於隄防；刑罰失中，人無措其手足。縱其床贊不易，見識非
帛之書；服制將逾，豈累弦歌之化？言規小過，欲置深文。令長臨人，
未庶幾於蠶蟹；鷹鷂遂雀，亦何問於狐狸？聽子輿之言，（闕。）罪不假
於科繩，事終期於改正。仲之無罪，小鮮之責太深；貞亦何辜？大理之
折斯當。

張存則

舞中成八卦賦以「中和所制盛德斯陳」為韻。

樂之容，舞為則，導於情，崇於德。制其衣而五方咸備，頌其序而

八卦不忒。然後體利貞而疾徐有度，法行健而循環不窮。數盈而剛柔匪雜，綴短而明德將融。初配六以迴旋，狀馬行於此；及變三而成列，如龍化其中。信「乾」、「坤」之簡易，應金石之變通。於是步日而前，因風而舉。乘飄颻而婆娑難查，映照燭而長短合序。既順之而不却，亦明之而有所。則「離」、「巽」之不差，豈進退之無旅。則有應水之理，象木之規。疊若奔溜，散如繁絲。五色相宣，謂神龜初負，八音咸奏，知靈鳳來儀。「震」也「坎」也，何斯達斯。既以悅隨，企其遵令。象山而乍結乍凝，依澤而若游若泳。狀巍巍之德，仰之彌高，節蕩蕩之音，於斯為盛。是知「艮」、「兌」之為美，故必隨而不競。是故聖人窮樂之變，制舞惟新。效知來而藏往，故有要而有倫。非千戚之前設，若鈞天之所陳。至若卿雲共臨，瑞日同餐。乍離乍合，若翔若滯。隨方辨色，非前代之舊章；應節成文，實我唐之新制。是知舞以適道無頗，樂以審政同和。觀象取則，異乎側弁峨峨。則斯舞也，實百代之不訛。

張彥震

駕幸宣輝門觀試舉人賦以「君聖臣肅精擇多士」為韻

望之如雲，聖人為君。克敷厥德，以凝鴻勳。大庇黎元，始躬耕而載籍；旁求俊彥，終訪道而崇文。於穆我皇，乃神乃聖。開四目以達聰，掩八荒而布政。羣龍順啓沃之旨，多士奉疇咨之命。大哉邈乎，於斯為盛。爾其庶士冢宰，百寮近臣。大夫師長之旅，版築巖穴之人。舉爾所知，乃寸長無捨；寔然而至，雖片善必申。於是朝無遺逸，野絕沉淪。激昂於鳳闕之下，鼓舞於鴻漸之辰。且聖澤昭宣，惟聞有典有則；天威咫尺，孰謂不躬不親。伊何（闕四字）百寮增肅，仰清問而矯首，拜昌言而俯伏。烝哉髦士，綠驥方呈於長衢；賁于丘園，白駒自來於空谷。亦既贊休命，亦既陳厥成。將獻可而替否，必覃思而研精。意彼逸足，侔乎先鳴。錯翹薪以割楚，聊擢桂而敷榮。懿乎文物明明，威儀赫赫。搖綵仗於雲路，闢禁闌於廣陌。雖知人不易，實在乎區分；而天鑒孔明，自彰乎慎擇。夫然才為世出，才應時多。以才從政兮國有恒典；以才為輔兮人知匪他。於以代天工，則百寮矜式；於以掌邦憲，則庶事協和。亦自此立功，亦自此致理。邁前王之躅，垂可大之紀。維翼翼之

聖朝，務濟濟之多士。豈止夫堯吁舜咨，可瞻德而已哉！

張真祥

嘉禾合穎賦

南山之下兮無人之境，力穡此中兮均夫躁靜。勞則不憚，既寒耕而熱耘；慶有所歸，忽異畝而同穎。莖駢惜凡凡之色，秀合垂葦葦之影。此焉觀瑞，亦祇以異。此於木乃連理之祥，在於人蓋同心之義。桴已聞於二米，莖乃殊於九穗。豈非德之能及，實聖朝之所致。爰考休徵，豐年是憑。麥兩歧而能匹，茅三脊而徒稱。固神倉之可貯，期郊廟之以升。欲薦堯階，且聞控控之穫；將登禹膳，遂入桴桴之烝。天道玄默，瑞以表德。豈無沃土，而光於我家；豈無異方，而祚此王國。不有嘉生，孰謂寶榮。友朋之心，因取興於連茹；兄弟之樂，遂作戒於分荆。佇聞唐叔之獻頌，我后之昇平。

張玄覽

敬器賦

夫陽鳥中而則謝，陰兔望而斯蝕。諒天道之常理，豈人情之能測。何此器之知機，體變通之消息。其形也非陋，任其淳素之姿；其質也欽歆，無假丹青之飾。平而則正，滿而斯側。不平不滿，無窮無極。夫盛衰共貫，倚伏多途。或始吉而終否，或前榮而後枯。纔聞棲越，遽見亡吳。不知戒其盈溢，空有歎於姑蘇。是知高而不危則治，操而有求則競。見握髮以存誠，應宵衣而致命。老氏貴其善建，大《易》崇其積慶。殷湯鑄几以為虞，孔甲鑄盤而自鏡。爾其冥豫不止，懷足無厭。爵成山嶽，禍起微纖。愚者已然而不見，智者未兆而斯瞻。聖人損之而又損，君子謙之而更謙。大禹惟聖，每殷勤於菲食；惟堯則哲，終眷戀於茅簷。然而默默如存，隆隆自絕。天且不能固西北之壞，地且不能補東南之缺。天地尚不能久，矧人道之不滅。勒茲器以為箴，庶作鑒於來哲。

張彥振

指南車賦

緬窺皇始，傾聽巢風。時儀樸略，化跡冥蒙。結繩云謝，徽章漸通。乃服牛而乘馬，爰斲木而觀蓬。故聖人因象以制器，隨物而興功。北斗在天，察四時而行度；司南在地，表萬乘之光融。爾其法制奇詭，神妙無窮。見其指而皆知其向，觀其外而莫測其中。輪須藉乎奚子，妙乃發於周公。觀其作也，肩闕脉湊，衡樞星設。煙篆電轉，鬼聚神滅。離朱目亂，計然思絕。公輸服其心工，王爾慚其手拙。雖詞給而口敏，終難得而縷說。至如帝容順動，王塗允泰。二月東巡，萬國南會。羽衛出而天動，笳鼓鳴而雷礪。司南於是備屬車，引行旆。候薰風而進指，仰卿雲而承蓋。超搖光景之中，縹緲煙霞之外。同夫越鳥，常有意於南枝；異彼魯人，竟無情於殿最。惟皇明之遠矚，驅八駿以遐舉。既訪道於襄城，亦尋仙於海渚。豈須老馬之智，寧藉小童之語。賴我司南，不迷其所。伊司南之用溥，逢國道之昌平。就日月於天路，聞簫韶於玉京。常使朝朝承北闕，何辭歲歲指南行。

大章車賦

「上方所造間次羽儀」為韻。
舜為君兮禹為相，七政齊兮八風暢。備禮容兮和樂章，同車書兮一度量。龍樓恭己，則無為以垂衣；鸞蹕豫游，或有時而端望。伊大章之攸作，冠輪輿而為上。其始也，委材質於資斧，授規模於梓匠。其終也，援桴鼓於天街，動軌輓於霜仗。乃畫界疏疆，正位辨方。候之以節步，先之以啓行。象雷而鳴，曾不聞其霆擊；如蓬之轉，終不見其飄揚。遵彼坦途，遠茲險阻。勿忘情而習靜，殊不知其處所。類智者之行藏，同至人之默語。歷代傳寶，鼓車逾好。有異人謀，宛同靈造。行不由徑，動能合道。向使賁賤混井，高卑不問。應無迷遠之疾，詎有窮途之患。則是大章為器，國容之利。指方位於遙空，數田里於厚地。節六鼓以鼙駭，首五輅而鱗次。望塵不及，初非千里之遙；聽響爭先，終欣一日而至。夫然則可以式序秩宗，發揮樂府。扶持輦轂，隱轡千羽。以家刑國，何一二之能談；自邇陟遐，雖萬億而可數。墨客何為，來攀桂

枝。懸鼓待鳴，仰淳淳之風俗；剋車就駕，識穆穆之威儀。伊可大而可久，諒斯焉而取斯。

響賦

「庭下雲晚輕」為韻。
伊二儀之陶甄，覽萬物之生長。為隨方而可見，獨不測乎茲響。同夫道之無質，每憑虛而起象。既不睹其洪纖，亦罕知其尺寸。爾乃依聲於發，有待而生。觸萬數而皆異，會五音而共成。隨人心之哀樂，因感召而重輕。至於驚激萬變，高卑千轉。臨牝谷而悲多，因歸風而去遠。感華鐘於霜曙，思孤雁於秋晚。觸物類以成態，託空虛以運形。爾其細也，草蟲鳴於潛穴，至其大也，震雷作於天庭。離朱拭目而不見，師曠清耳而可聽。爾其響發乎器，必聲有假。故器有盈虛，而響為高下。隨之則不可究，及之如或可寫。信造化之自然，亦焉知其為者。乃有厭處鷄羣，窮棲海濱。垂六翮而未舉，鳴九皋而不聞。願託響於星驥，希可徹於高雲。

張鳴鶴

空賦

造化不測，長空浩然。生於未有，物莫能先。故其走目遐旬，幽不可見；流聽高冥，漸不可聽。既從天而共色，又鑒水而同形。若乃變化隨時，憑乎動止。韶容春遍，火雲夏起。流電奪目，殷雷激耳。立繞樹之千巖，廣長風之萬里。驚鷗既臨，彩虹破陰。雨盡天遠，雲空澗深。百尺樓頭，見朝陽之赫奕；九重宮里，聞衆鳥之喧林。何高秋之遼迴，至窮冬而不極。感在物之捐華，益窮人之歎息。惟長空之愛此，終生靈兮動植。歌和光以同塵，每因空以悟色。至人恬澹，既將玄之又玄；小智多非，豈斯文之果測。

張餘慶

竹宮望拜神光賦

「親饗虔潔靈報光燭」為韻。
洪惟漢后，有事郊禋。感流光之委照，爰拜賜於上神。初自竹宮，

觀殊祥之溢目；俄低玉佩，方致敬而俯身。有以見感而必應，孰謂其尊而不親。徒想夫寰宇肅清，齋庭夜敞。辛日惟吉，明神是饗。德馨而祀事精懇，福降而禎祥歸往。彼靈輝之自天，若有答於吉燭。下雲路而瞻爾，照祠壇而炯然。冥感而來，狀如虹之炳耀；齋莊前致，配明火以昭宣。武皇自以爲備物展禮，儲精告虔。荷降鑒之不昧，宜受賜於上玄。仰而望之，初奪目以爛爛；俯而見也，且鞠躬以拳拳。若然者，豈不以蒼壁儼陳，圓丘宿設。帝心精一，祀物豐潔。天瑞聖而爲光，委靈壇而不滅。不然，則何以煌煌煒煒，發自杳冥，於以表異，於焉效靈，臨燭火以助耀，照俎豆而分形者乎？跡彼光臨，實惟冥報。宜望拜以俯僂，表至精而懇到。是知君德允臧，天道孔彰。崇嚴祀而神降之吉，潔齋心而物效其祥。初電燄以散色，忽星流以耀芒。降自彼天，豈慚於紫氣；不資於水，且異於榮光。國家德邁炎靈，時稱玉燭。擁神光而先敬，修祀禮而將續。有客觀光，歎美不足。何待時而就列，庶餘光之可矚。

祀后土賦

粵若盛唐，勃承天光。禮樂克備，典謨允臧。固以輔轅軒、吳、跨躡堯、湯。豚魚信行於禹縣，鵠鷺才擢於嚴廓。至於我后，招賁林藪。朗金鏡於南面，運璿樞於北斗。總四靈爲禎祥，以萬物爲芻狗。將以天之靈命，續乎己躬。國之盛烈，在祀與戎。乃詢訪太史，總攬英雄。金門曉闢，御路橫通。隔歲梅花，氛氲於帳殿；迎春楊柳，搖曳於離宮。戈橫鐵騎，旗掣長虹。疊靈鼓於流水，引繁筇於朔風。威單于而過代北，祠后土而幸河東。故致虔誠，練吉日。甸師清野，宗伯奉秩。端旒垂綬，左輔右弼。修五禮之大道，酌千靈之故實。彩幣藻耀，層壇峭崿。黃琮展前以備陳，白茅有藉而間出。玄酒式降以尚本，瑞珪不琢而貴質。繁纓藻帶，燦爛於祭容；孤竹雲和，鏗鏘於聲律。鬱人獻爵，司千授器。據青野之雕阜，肅黃祇之神位。鼎氣歇雲，神光燭地。魏珠映天子之輦，汾雁入大夫之贊。薰風偃草以浹洽，遲景喧空而明媚。河圖所以無隱，天寶由其不祕。於是湛露沕沕，羣后徜徉。接武委贊，述職勤王。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包六合而布化，橫萬乘以騰芳。吾君終以守謙靜，重賢良。其儀不忒，其言有章。豈比夫魯蜡有乖，仲尼聞而發歎；漢祀多僻，匡衡陳其用祥。顧惟不才，宅生帝道。願候云、亭之

事，素懷《封禪》之草。儻中人之見談，賦《上林》之振藻。

青玉案賦以「報之貞亮因物登心」爲韻。

當羣物之具陳，唯玉案而是珍。青瑩自乎天產，追琢資於匠人。呈形而色有溫潤，成器而道無纖磷。由是功倍几杖，質殊琳珉。當施設之不倦，幸發揮而有因。顧瞻之時，愛苔色之增麗；拂拭之后，覺花文之轉新。振彼高價，膺茲美名。潔其內而冰徹，虛其中而砥平。嘉輶橫之寶，忽雕鏤而有立；以出藍之色，作治瑩而斯成。美乎充玩好，守堅貞。小大合度，高卑有程。諒當人而可託，信在物之惟精。則彼華筵，雲母之屏邊色麗；置乎虛室，琉璃之牕下寒生。玉貌宜臨，丹心可瑩。成其高而有足，歷其遠而有脛。將以表青骨，傳素心。既捧執以來此，亦保持而在今。甘寢之時，虛色而空憐角枕；床間居之處，凝光而但對瑤琴。是宜君子之好，用資端操。質美而微瑕莫容，色淨而纖埃不到。況能坦蕩而爲物，以俟依憑而寄傲。伊錦綉之段，誠可見投；此瓊玖之珍，是宜相報。平居之時，中心甚夷。當卓爾而空承簡牘，忽藏諸而遂映簾帷。見賢之眼，惟永日而觀矣；比德之心，可終朝而用之。則知瑰麗之狀，物無以尚。欲隨時而共美，因體物而先唱。空附識真之人，將一鑒其瀏亮。（不見「物」字官韻。）

張公义

竹宮望拜神光賦以「親饗虔潔靈報光燭」爲韻。

祀之嚴者饗帝，德之盛者降神。不動精執謂福之自己，非表異曷知天寶無親。武皇卜郊以元吉，祈靈於上辛。密命始傳，光則細緇未感；齋宮爰拜，神其聆鑒有因。蓋以穆爾精勤，凝然存想。屬屬乎蒼壁既奠，煌煌乎太壇攸仰。委佩盡飾，庶無譁以端莊；秉圭展儀，（闕十二字。）彼電破乎祥煙。速暗之時，煩燭而明燭矣；遙望之處，拜起而容肅然。豈不以配合崇高，昭陳宿設。圓丘之上，將候其耿光；竹宮之中，以備其肅潔。既恍惚而有見，竟超遙而未絕。或左或右，通幽洞冥。照灼兮疑分輝於畫燭，焜煌兮乍聯影於低星。所以彰有德，赫炳靈。實見祠祈，周流福庭。望神之休，惟一人有慶；主日之際，必上帝

是聽。故天降德祥，人窺其奧。至德而感，豈玄邈之不臻；至誠而祈，豈昭彰之不報。首茲祀事，實在陽方。望拜雖同乎手拜，神光且异乎肅光。人皆見之，孰不仰而祗慄；夜則艾矣，諒惟遠之馨香。殷雉雖而稱

異，魯郊牛而用傷。皆祈報之瑣細，非昊穹之降康。豈比夫神祠太乙之靈，樂飲歌童之曲。雖望之而如在，懼敬之而不足。漢后之虔恭也如此，故景光而下燭。

全唐文卷九五二

張純如

對遺腹襲侯判

乙將襲祖侯，以遺腹無識。訴云：生而有文，小同爲字。

周道不虧，嗣從嫡長，魯風一變，新用休祥。爰稽仲子之文，實定伯禽之裔。抑爲大典，猶天之志蔑云；議以合權，繼月之書可仰。惟乙誕茲蘭夢，慶及茅封，天孤逮事之歡，神錫小同之字。等康成之后胤，克紹家聲；類桓子之先宗，儼爲公輔。且立嗣不拘遺腹，無長則合承家。非俗說之輕談，固典章之彝範。乙當承襲，理在不疑。

張榮問

對勞農有關判

冬勞農，大酉有關。主司糾劾，訴稱：六物未備。

蓋取諸益，乃九扈之資始；仰法於旗，亦六齊之攸作。國家制事利物，順時設教，《爾雅》土鼓，不忘舊章；飲酒勞農，聿修前典。屬務畢南畝，歲居北陸。司穡無事，索綯以居；野人得所，草笠斯糾。我皇流澤，既一馳而一張；農夫力田，必強飲而強食。俾乎老物是息，峻人醉止，百禮以洽，一國若狂。瞻彼大酉，掌此公酒，既盎緹之有闕，云秫稻之未備。人而是糾，方事畢修。職司其憂，必作事而謀始；欲求無咎，豈惟刑之可逃？

張子琳

對觀生束脩判

庚補觀生，所學未就，其師同算生例，徵束脩。訴云：蓋伎術不可爲例，必其抑納，遣出幾何？師曰：算之伎術。生終不伏。師資之道，非惟今日，隨時之義，亦自從來。顧謁觀生，積習玄

象，窮大衍之數，藏往知來；考《天官》之書，鉤深蹟秘。雖請益不倦，而斯道難弘。忝衣服膺，束修宜其見贈；雖云伎術，酒脯何所欲供？算例無憑，師同苟失，人情未爽，庚實可矜。

對牢祭有違判

孟壬具少牢祭，仲己遽執畢入。贊者告已有違。己云：以備失也，得禮之中，何乃妄告？俱詣博士定。博士曰：禮和爲貴，豈在爭乎？科贊者不伏。

祭禮崇孝，祀事孔明。既前期筮賓，亦將獻饗日。於是闕廟門以展禮，所敬在供；列有司而行事，不敢違犯。孟壬義重五經，職惟三命。有豐卷之位，不請田輕用牲；明周公之典，據少牢而乃給。然尸祝甚儼，雷洗具陳。剛鬣柔毛，則云肥腍；簠簋普淖，所謂馨香。宰人銜命以抽肩，仲己遽資於執畢。又以舉肉，在禮實曰無違；贊者則那，每事奚其不問？患既自撥，爭乃增羞。博士勿謂於貴和，贊者終宜於伏罪。

張默之

對祭星判

甲祭，司人沃盥，執燭而獻人數，未便陳玉，徹奠。監祀糾其失儀。甲云：來歲美惡，豈玉能知？

祭祀之儀，精誠爲大；陳列之品，持玉攸先。苟違《禮經》，神將焉饗？故博碩肥腍，無禮不足爲豐；潢汙行潦，有禮不嫌於薄。雖既灌之後，吾不欲觀，而陳玉之前，故爲徹奠。有年雖不由玉，無禮誰愛其羊。覽甲訴之詞，覺其小失，詳監祀所糾，頗爲合宜。

張彥勝

露賦

夫露者，陰陽之精氣，天地之靈液也。秋冬濁而春夏清，晞於朝而生於夕。隨時應變，不凝不積。遇物受彩，因象而光。滴滴瀝瀝，熒熒煌煌。爾其爲大也，澄九天而淨六合；爾其爲廣也，清四極而灑八荒。

故能消歇氛埃，生成草木。羣靈千品，霑濡萬族。其澤厚矣，其潤深矣。願聞其始，試言厥初。兆自元氣，生於太虛。臣人飲之而不死，上古吮之而穴居。天無雲兮珠的礫，野有草兮玉扶疎。寫蟲鳥兮爲篆，懷蛟龍兮著書。河洛建都兮氣均風雨，甘泉築館兮名亞儲胥。或泛灩池臺，或藏蕤竹柏。鵲鳴兮色紫，鴻雁來兮光白。露之爲德也。天乙所以爲王侯；露之爲文也，詩人所以歌召伯。既因甘而作頌，稱未晞而留客。是時鷺鳥初擊，鳴蟬向晚。悲九節之相催，恨三危之路遠。或乃幽閨織婦，初下鳴機。徘徊空院，悵望秋暉。洞房月入，羅帳螢飛。看鴻雁之將度，怨良人兮不歸。灑交頤之玉筋，苦寒露之沾衣。至如關山氣寒，瀚海風急。胡侵隴塞，兵屯馬邑。征人此時，思歸下泣。不覺漣如，沾我衣袪。別有洛陽才子，人間秀士。遠自巖曲，來游學市。有恨驚心，無人知己。聞墜葉而歎息，對浮雲而愁起。悽悽兮恍若有亡。覩蒹葭之蒼蒼，惜白露而爲霜。宋大夫聞而歎曰：「歲乎不我與，一寒一暑。昔時春晚，拂楊柳於南津；今日秋深，落芙蓉於北渚。古人未達，平生羈旅。君何爲而絕絃，感知音而相許。」重曰：「白日黯黯兮秋風多，綠川蕭蕭兮空水波。聞郢中之有曲，試調露而爲歌。」歌曰：「天降氣兮地凝精。皇德茂兮芝蓋平。金盤漬兮玉杯清。葉有露兮落有聲。遼東之鶴中夜驚。日南之雞凌晨鳴。華山柏兮多珠露，松子服之得長生。」

張太古

對觀生束脩判

庚補觀生，所學未就，其師同算生例，徵束脩。訴云：蓋伎術不可爲例，必其抑納，遺出幾何？師曰：算之伎術。生終不伏。

天地設位，義和配職；節氣序分，保章有典。叶四時之明著，授生人之出入。庚來就學，補我觀生。朝視禎祥，夜瞻恒象，願知分野，思辨華夏，未明蜀使之來，尚昧嚴陵之坐。師徵其禮，同彼算生。以觀七宿之功，援引六觚之事。尚乖著業，徒爾受財。雖勤望於束脩，終難同於伎術。生之不伏，頗同無犯無隱；師之固求，有異惟貞惟一。各宜知理，奚至費詞？

張叔弼

對引弓不中判

兵部奏善射人，署爲列校，遇敵，引弓悉不中。大將論之，所選將依格式。

射以選德，期於禦武；引或不中，病在即戎。瞻彼夏卿，置茲列校。行乎歷試，采五善於禮容；俾其載張，徵七札之武力。然以進不失鵠，取必穿楊，授受皆據於格文，是視靡求於戰勝。戴鷩與論，雖繩繩事之非；司馬與能，難加有司之罰。

王渭

為族兄璵謝守度支尚書表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臣族兄璵守度支尚書。三元告慶，萬國朝宗，榮命與璧月相輝，厚澤與金雲並潤。顧其疏薄，寧不震驚？臣其中謝。臣聞坳堂之水，必膠於置杯；曲木爲資，無階於刻桷。何則？適用之風斯替，其效靡成；失材之道既彰，厥功寧著？相彼庶物，尚或其然；矧伊名器，理難冒居。微臣自料浮淺，業藝何甄，德匪潤身，學慚爲己。文辭小道，曾無沉鬱之才；刀筆淺能，非有精明之舉。特以夙因多幸，簪奉承華，猶見錄其疲駘，且弗遺其菅蒯。高榮好爵，疊委屢縻，入掌便繁，傍參侍從。自然積步，竟慙一割，竊妨賢路，深希退託。降階之念，空誓丹愚；昭著之恩，更彰綸紱。差肩六尚，方駕八元，內省輟輟，義無祇冒。伏惟陛下明兼七曜，照及九幽，寧在微臣，近虧則哲？特願褰茲疏縵，察是芻蕘，迴此如綸，矜茲匪石。則失善之應永息，得人之美載揚。物議允諧，朝經式序。

王系

對廩無積粟判

得甲爲縣宰，廩無積粟，人言其過。曰：蓄積於人。

設法安人，守官之能政，革弊易俗，經邦之茂典。必從宜而有素，豈循常以見稱？甲恤隱在懷，蓋利爲任，思豐壤以務本，患杼柚之將空。畝稅惟輕，地利斯盡。庶無捐瘠，俾家給而藏；嫌於聚斂，何縣廩是積？況《詩》刺「重賦」，《傳》美寬征。魯公不足，聞諸有若之對；齊國以富，實資管仲之言。曾謂舉善，奚其數過？但恐永圖難繼，涼德不堪，苟闕斯人，容無效此。

〔一〕「刺」，原作「刺」，據《英華》五三四改。

王運充

對亞歲上罇酒判

亞歲遇羣吏於庭，將賜以罇酒，所司闕供。

主上大明，臨下有赫，國章式序，天秩孔昭。亞歲崇時見之儀，羣吏修會同之禮。倬玉階之仗，左右薰風；頒金彝之酒，東西湛露。庭實千品，間皮馬以分行；朝會九賓，錯華蟲而雜燕。羽觴無算，玄澤初流；兕觥其觶，皇歡以接。賜上罇之旨酒，帝命空霑；承大聖之鴻恩，天廚不給。眷言此咎，罪莫重焉。所司罷供，實違常典，既罹深罰，邦有常刑。

王雄風

對造室判

丁爲室，斲其椽而磨之。法司科罪。訴云：新加三命。

《易》稱上棟下宇，《禮》載度堂考室。眷言崇飾，誠有等威，動而或逾，過則誰任？丁沐我皇化，策名清時，既登大夫之職，方用少牢之禮。爰修其廟，載飾其椽，斲之則通，磨之未可。事且非據，法實難容。尋《考父》之銘，雖同三命；徵《穀梁》之傳，則僭諸侯。憲局所科，罪斯得中。

王重華

對縣令祭山川判

乙爲邑宰，祭其封內名山川，將按其非法。訴稱：旱暵甚，所以祈之。苟利於人，不敢避也。

山川咸秩，嘉其以靈；雪霜不時，於是乎禁。廢縣斯設，典禮孔明。乙職惟奉公，思不出位，百里行善，且在子男之列；十倫展祭，爰僭諸侯之封。孰謂鄙人，不如林放。固宜按法，曾是簡彝。必驕陽害時，司畜憚暑；詩歌太甚，義救如焚。信靡神而不宗，在精祈而則可。而寧旱暵，難責規爲，雖欲正名，如其恤隱。不乏吾事，須旌墨綬之賢；空惜爾爲，無允彤檐之舉。

王嵩岳

孔子石硯賦

昔夫子有石硯焉。遊觀器用，宛無雕鐫。古石猶在，今人尚傳。從歎風兮何世，至獲麟兮幾年。世歷近王近霸，年止幾徂幾遷。任往迴於几席，垂翰墨於韋編。時亦遠矣，物仍在焉。非聖人之休祐，安得茲而不涓。洎乎俗遠聖賢，教遺齊魯。列廟以居，先師攸主。上榮榮以光澈，旁羣羣以色固。介爾堅貞，確乎規矩。昔諸侯立政，周道無聞。嗟禮樂之仍缺，歎詩書而未分。聖人乃啓以衰貶，垂以《典》、《墳》。必藉茲器，用成斯文。蓋石固而人往，亦事存乎硯云。至乃方質圓形，銅模龜首。雕飾爲用，陶甄可久。橫彩煙而不絕，添綠水而常有。豈如石焉，斯爲不朽。昔偶宣父，厥容伊何。旁積垂露，中含偃波。時代遷移，去游、夏而彌遠；日月逾邁，變炎涼之已多。別有逢掖書生，獻策東京。仰希先哲，攻文後成。叨秉筆以當問，愧含毫而頌聲。

王子先

進賢冠賦

天道廓兮日月爲久。聖人作兮衣冠爲首。彼將照臨萬有。此將肅穆羣后。是以明王代賁。君子學干。總朝廷之要。惟進賢之冠。寸之七且比夫七德。梁之三又取夫三端。至美乎威儀棣棣。經營乎束帛斐斐。知人不易。行之維難。將欲招隱逸。責聲實。脅譏佞爲忠貞。革貪侈爲廉質。則以正御下。雖居高匪危。以虛制有。縱持滿何溢。動法道。靜得一。自代今經爲此名。無止今驗彼天秩。徒以賢能。有意於賢。不言而信。不用於權。俾荷寵祿者賢賢而易色。榮上林者安安而能遷。久要不忘。雖敵必加於首。嫌疑不涉。李下豈整其偏。則鷦之果也武重。蟬之潔也政先。諒當用而爲用。信玄之而又玄。若因物揆理。易人推遷。非德不依智也。非禮勿動慎也。唯賢必舉義也。任用無爲順也。包四善而世濟其美。別九儀而尊固其信。夫預明試者稽乎人言。爲大夫者資乎能賦。則流問以體物。敢不立言以存務。將欲存義（闕一字。）終。則用之不窮。將（闕一字。）述功之懋。則物無能措。《詩》云：「服之無敝」。吾以斯文之爲度。

笏賦

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辨方位。垂衣裳。制茲手板。整乎維綱。莫不明有德。著才良。法天地。體陰陽。欲其表行見能。則外文而內質。取其前讓後敬。則上圓而下方。笏之時義。遠矣大矣。蕭何列其深規。郭璞辨其微旨。請原爲用之本。特申建造之始。採文竹。拔象齒。爰謀爰相。載考載擬。華琬功（一作「切」）錯。英明卓峙。煥飛霞。綴流晷。殊相逸發。奇文秀起。五嶽備焉。四瀆呈止。上及君帝。下及庶士。或魚鱗而表其章。或玉璫以申其美。故能朱紫不奪。尊卑咸理。懿夫植性端平。文理中正。間瓊弁而雪白。對華纓而冰淨。出入必書。俯仰惟敬。其在宗廟。即摺而請享。其在朝廷。即端而受命。豈不用舍隨時。物莫之令。雖冠冕之貴。黼黻之飾。徒有備於朝儀。孰與茲而同德。

王奉珪

明珠賦

歷衆珍以探美。惟明珠之獨妍。自然虛靜。不假雕鐫。光熠熠以照物。勢規規而抱圓。西山之下。隨珠星而隱見。東海之上。逐明月而虧全。故能色奪琉璃。光射金玉。鮫人泣吳江之際。游女弄漢皋之曲。在蜀郡而浮青。居石家而字綠。無脛而至。有感必通。去映魏車之裏（一）。來還合浦之中。垂輕簾而璀璨。綴珠網之玲瓏。然明鑒不渝。奇如何賞。觀之則符彩溢目。捧之則分明盈掌。使野客取於驪龍。仙帝歸之象罔。豈直水懷川媚。夜光晨朗而已哉！偉夫宛轉周流。通冥洞幽。物有求於我。我於物無求。是則文魚謝恩。將我酬於漢室。靈蛇報德。將我答於隋侯。則知珠之爲用久矣。爲用深矣。一丸則鶴贈於喻參。九曲乃蟻穿於夫子。所貴藏於寶匣。不可避於金市。有褐被之士。懷而不厭。敢向君以暗投。請不驚於按劍者也。

〔一〕「裏」原作「乘」，據《英華》一一七改。

日賦

杲杲太陽。昇自扶桑。既移晷而高下。亦候時而短長。其沒也。天地爲之黯色。其出也。遠近爲之生光。及夫春景初動。寒威始歇。煦百川以冰開。暖千林而花發。行乎赤道。應其朱明。煎綠潭而水沸。爛青雲而火生。於斯之時。誠可畏也。既而暑退涼進。烟歸霧返。懸淨影以悠揚。度斜暉而晚曉。送秋景之已末。屬冬陰之方盛。融晴雪而曠朗。曝晨霜而溫映。於斯之時。誠可愛也。故能明以成象。高以臨空。有形必鑒。無幽不通。在七政雖擅其長。照萬物不競其功。抱三足之靈鳥。挂五彩之輕虹。魯陽揮戈而三舍。漢皇握鏡而再中。曜凝霜而輕白。帶飛霞而澹紅。皎兮潔。每守團圓不虧缺。曠兮曠。暮落西山朝海東。誰復知其動靜。安能察其始終。徒美其委質上浮。流光下濟。不擇好惡。不遺巨細。葵藿向之傾心。旂常畫以增麗。匪杖策之能及。豈長繩之可繫。至若螢火聚然。魚燭并熒。明月高映。繁星遠列。爭散彩以炫晃。競騰輝以昭晰。見白日之一臨。總光沉而影滅。則知赫然作色。無物不憚。溫然爲容。有情皆玩。終

而復始，既明且煥。自非造化之至精，焉能作羣生之壯觀。

王延翰

瀛州天尊院畫壁贊

瀛州天尊院，立於唐孝明皇帝。時方尊老子爲玄元皇帝，故道士之徒，樹宮以奉焉。至於二百年，高堂非故，遺構尚存。畫壁一堵，固獲無損。其父老並云：「天寶間，吳胄曹過此，一夕所成。圖寫既畢，騎驢徑去。院中人追留再三，終不可得。」觀其意思遐邇，筆迹有神，誠希代之妙也。瞻諸無已，爲之贊云：

海天蒼蒼，海波浪浪。島嶼碎破，乾坤開張。指我片壁，坐收八荒。遠樹亞日，疑迴扶桑。樓臺飛空，雲烟俱揚。胄曹落筆，快如吹霜。不待劍舞，縱橫佚常。絕藝誰授，胸含神明。揮斥僧繇，笑叱長庚。唯千載而獨出，以光有唐。

王筠

新安令元瓊頌德碑記

惟公曾祖諱，皇行都督府錄事參軍。祖雯，疊州刺史。考忠，滑州靈昌縣令。公能繼大賢，克昌厥後，解褐薛王府參軍，歷河南新安縣尉，轉濟源縣主簿，遷光祿寺主簿。官雖未遠，名乃益隆，由是宰汝州梁縣、懷州、河內三縣。今鑲章是式，朱紱斯皇，加朝散大夫，猶舊任也。甲子歲二月，有詔大擇邑長，俾康人庶。公歷試旬服，過多頌聲。自山陽復爲新安令，明號令，正獄刑，閭閻理，均井賦，一之歲不茹不吐，二之歲作慙乃止，三之歲不競不隸，四之歲人異周、漢，化同蒲、

密。此邦也，郭抱連麓，門開故關，當洛陽西偏之境，接長安東狩之區，日候萬乘，歲供百役。公化洽於下，使推循良，名聞在天，人願襁負。翰飛臺閣，其則不遠，筠等仰念遺惠，永懷令紀，文成不刊，可勒永久。頌曰：

天命良宰，操刀必割。三科設教，四人棄末。庶政其凝，在邦必達。愷悌君子，德音來括。人有子弟，卵而翼之。人有土田，播而植之。用人惟己，去惡無疑。永懷惠化，頌德豐碑。

房元恪

仙掌賦以「白帝西下黃河北來」爲韻

造化巍巍，表迹西夏。蒼巨靈之鼎臚，擇雄峰以照寫。迴抗群岳，旁臨九野。誰謂河廣，我則視之於掌中；誰謂山高，我則數之於指下。駭乎哉！當其清濁未判，兆朕未彰。孰謂真宰，廓此殊常。莫峻嶒之葱翠，分靈掌之玄黃。直指無虧，受金莖之勁質；如山不動，合仁義於聖王。爾其雲散天澄，烟消雨霽。旭日暉映，陰崖虧蔽。狀若拍紅霞之霏微，捧青霄之搖曳。察其迹也，雖見於東峯；混其嶽焉，是配於秋帝。及乎摩收謝，玄冥格。日彩寒，霜氣白。上捫星漢，左控虞、虢。南聳羣嶺，北臨廣陌。將招泛槎之仙，如指迷途之客。至其嵐翠朝鬱，輕雲夕過。桂影依稀而流照，松風髣髴而扇和。時也靄靄溶溶，疑掩冰紈之被；蒼蒼霽霽，如揮舞袖之羅。功洽於人，則肇太華，援長河。俾安流而不極，適徂東而自北。千古獲其永賴，兆庶階於壽域。同彼補天之功，陋其拔山之力。然而山匪我開，功匪我裁。班形今古，任質徘徊。人之睹也，因似而生意；靈之契也，曷究其從來。風物已凄，我來自西。駭高掌之隱嶙，思元化之端倪。願稅駕以攀覽，庶登路而見攜。